

尚

書

辨

解

尚書辨解卷三

郝敬解

商書

商子姓初契爲唐虞司徒受封于商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成湯代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夫子刪書錄其所存一代之典爲書虞夏商周備帝王王升降之運書稱四代法天地而象四時也虞樂也草木禽獸官于虞而盛于春夏大也萬物相見昭明盛大也商秋聲也物至秋而商度成就也忠信爲周周完固也萬物貞固于時爲冬虞夏之世宇宙太和君臣揖讓而天下治文命敷于四海天地之春夏也

顧安得世世雍熙有匹夫如舜禹者禪受而爲君是難繼之數也湯武放殺物過盛而嚴寒以收之天不以秋冬先春夏聖人不以刑殺先揖讓商周之不及虞夏天也使桀紂不生于四代之季不遇湯武雖其不肖未至惡浮後世主蓋虞夏之風粹白未染不潔者易爲汙湯武之敵明哲孔聖當之者難爲德此桀紂之罪與禍所以不少貸而湯武之功與過所以亦不相揜君爲獨夫以桀紂爲前車是湯武之功也臣爲亂賊以湯武爲口實是亦湯武之過也旣任其功安得不任其過湯武而不任過天下後世之爲君父

者難矣。是以夫子于二代之書，首揭征伐之事。湯誓
牧誓，如日月之食焉，得而揜之。

湯誓

湯名履，世號天乙。誓者，始伐桀，誓師之辭。讀湯誓而
世道又一變矣。其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
志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
無表暴過甚之辭。其弊率三軍，無憤忿激烈之氣，辭
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弊冠之思焉。如是而
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其辭正而婉，其誓
其氣壯而直，讀者所當深味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格者。感招之辭。首誓衆而卽言已之不敢稱亂。行險而順也。有夏多罪。而不明數其事。聖人之厚也。稱天命。奉公也。天命在人心。人心公則天也。以桀之害止。

及夏民而不及商此商人自爲之私心也不謂夏無
如台何而必救彼偕亡之民此湯視夏猶商之公心
也上帝視天下之民皆人聖人視彼民之困皆已故
心公卽天聖人公天下卽謂之奉天也其如台猶言
何與于我也割正猶裁正率皆也遏絕也言桀勞民
遏絕其力不得如商民脩穡事也割害也怠困也弗
協怨上也天之有日民所以時勤生業也民樂生則
恐日之不未困苦則更覺日長故曰化國之日舒以
長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時日
曷喪之謂也夏民窮迫如此奈何棄而不救乎

盤庚

盤庚者商王之號湯十世孫而祖乙之曾孫也商自契始受封契父帝嚳都殷亳卽今河南府偃師縣至契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湯復遷于亳亳在河之南其後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河北也居耿七世河爲患盤庚謀復亳臣民不樂故盤庚告之而史錄其辭如此反復開諭無很悞直遂怙恃陵奪之意所以爲賢然媿媿千餘言竟不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所以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籠其民而強以所

不欲者蘇子瞻曰民不欲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亦可以觀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盤庚以後復遷河北是殷有天下二十傳王畿凡十五六遷矣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蓋湯以中業流離遷都致王子孫遂以不常厥居爲祖武效尤而不知勞民疲衆非善舉也卽有河患毫不亦在河之南邪七世舊都市安其肆民樂其野不能委曲防禦而遽欲委之以去此舉誠不知如何而人情不附必非無故當此之時使盤庚瞽然直行己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寬暴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

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巽入也風也巽順以入風行而草偃巽命之關於政大矣哉聖人所以于盤庚猶有取也愚因是而見商之立國有太古之風後世王畿金湯九重猶謂未足商有天下國無常所蓋其制度簡易無列肆九衢周廡千門萬戶之後事省費儉故可不勞而集民亦不憚追隨告之則從卽地安居上無過防下無異志是以政質而俗愿情真而法簡上下相維六百四十餘年雖以周家十五代之盛文武周公列聖從容轉移而多方多土不忘舊主豈非隆古淳龐之真根心而不可解與西周之王

也重關百二復營洛邑卜世定鼎防禦精密然幽王之滅歷纒二百五十有七年耳疎與密寬與嚴煩與簡文與質計功程效竟何如乎不寧茲桀之惡計不滅于紂湯之伐桀首以倡亂爲懼而其民猶曰何與于商及其勝桀不忍加誅旣黜夏命猶退而就諸侯之位其稱臣也曰元聖曰阿衡學焉而臣其告君也曰予不狎于不順毅然遷而放之率則復之其渾朴忠直大道爲公千古可繹思焉武王于紂則誅獨夫而已矣周公事君兢兢鞠躬盡瘁而成王猶未能忘公也豈非世運有升降聖人亦莫如之何哉夫子所

以倦倦思先進而恨夏商之無徵讀其書論其世皆
可知也後儒附會其說沿伊尹之事謂周公踐祚朝
諸侯以成王之猜忌而周公爲伊尹嗚呼其鮮有濟
矣又附會卜年之說謂周年八百東遷之後猶周是
春秋之義云爾然周之東何異杞宋杞宋旣不足存
禹湯東遷足存文武乎周之亡卽西戎殺幽王秦仲
受岐豐之日不待赧王入秦稽首獻地之後矣蓋自
古世道之隆莫如唐虞三代之遞降也如波靡未可
并提而論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喻衆感出矢言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孽夫其未我命于茲新邑紹復
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殷卽亳也遷將遷也不適不往也有居戀耿都之故
居也率徧也籲呼也感憂貌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言
祖乙來居此耿本重安我民不使盡遭劉殺今耿不
可居予不能悉匡民以生而以遷亳之意稽之于卜
兆曰其如台台我也言如我往遷也蓋亳本先祖湯

王之舊服先王奄有五服尚恪謹天命不敢安寧不
常厥邑故遷于亳自湯以後諸王又四遷皆師先王
恪謹之意今若不承于古懷寧苟安且不知天之將
斷絕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如顛仆之木尚有由
孽急于封殖尚可再生木再生曰由孽萌也言去耿
適亳易故就新猶頭木之再生萌也新邑亳也底猶
定也此以上盤庚呼衆自矢之辭明遷亳之意一篇
之要領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佞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
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
不變

敦教也盤庚聞民有違言將欲教之念民弗喻由臣
不能宣上意也抑或有貴家世族中主蠱惑愚蒙故
由在位諸臣先教儆貴以及賤訓上以及下導民之
術也常舊服者卽上所云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也正
法度者卽後所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也曰者
盤庚言也小人之攸箴卽民之謗言也古者庶人有
謗虞有箴故曰小人之攸箴無敢伏者責諸臣當以

民情上達，明已之樂聞，以安言者也。王若曰：以下教臣之辭，衆指諸臣猷謀也。黜改易也。從康懷寧也。先王不常寧，故屢遷居。汝無傲上而思安寧也。又述先王所以不寧而民樂從者，皆先臣宣化之力。舊人先王之舊臣，于先王播告之命，君脩之則臣宣而布之，使民皆喻上指令行如流。王以此不欽敬于天下乎？民罔敢有放逸之言，不亦變易乎？丕與不通，猶豈不也。舊訓丕大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承上責今諸臣之不如先臣也聒聒多言貌起信者奮起自信也險膚傾險皮膚包藏不測責諸臣妄言惑衆阻其遷都也訟爭也言不曉汝所爭謂何也非我播告不脩自荒君德惟汝舍蔽上德匿厥指也慢視其君無丕欽之意不惕予一人所以致民有違言予視此弊明若觀火予之爲君但法先王恪謹不敢常寧不能巧于謀逸惟思君統臣臣率民如綱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君不常寧臣

不從康乃能成功此拙者之謀所謂實德也汝能變
易乃心勿爲險虜叢謗于君而市虛譽于民及爾婚
姻朋友勿匿播告使皆喻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
世有積德不媿先臣耳丕與周書君奭讓後人于丕
時之丕同古字多借用

六經字多假借丕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
披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塞曰否皮
上聲驚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呿無逸
云否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
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不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

不字用者如上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天之子轉作逋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奭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槩作大訓未盡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愔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同汝悔身何及相時愔魚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

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戎毒大害也。浮言搖惑，遠邇變生不測，故大害也。傲以從康，如惰農自安，不昏夜作勞，不服田力，穡于其田，安得有黍稷乎？昏夜也。越於也。汝不調和吉善之言，以明上意于百姓，百姓驚擾，則毒自汝生，釀成敗禍，姦宄汝安得獨免？是自災其身也。將委咎于民，而汝首惡，乃自奉其怨恫而已。悔身何及？視此，儉細之民，吾尚顧忌，歲規之言，彼發放逸之口，予不敢不畏。

尚書卷之三
三
況予爲君制爾生殺之命汝曷不以忠言告我而以
浮浪之言恐動其衆陷溺于亂其禍若成如火之燎
于原野勢焰雖不可近予必撲滅之至于撲滅而爾
無遺類矣亦惟爾自作不靖豈我之咎乎

遲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黜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
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

此又追念諸臣先世忠勤示所以不忍謫罰之意辭
愈婉而義愈峻矣。遲任古賢人姓名人舊則習器舊
則倣是以古先王及爾祖父勞逸與共予敢不念舊
人而動罰及于爾。選與算通數也。世數爾勞不蔽爾
善亦惟人舊之故。予大享先王爾祖亦從享先王與
爾祖之神作福作災以降監爾。予何敢動自處薄德
以棄舊人乎。爲君難爲臣不易事無微可忽言無小

可輕故難不可不知也。予今告汝于難當如射者之
有志慎審持固發必慮中差之繇毫失以尋丈奈何
不難最難莫如民爾無侮其老成勿弱其孤幼肆爲
浮言不顧戎毒宜各思爲久長之計勉出乃力聽予
一人之作謀臣民雖有貴賤國法初無遠邇用刑罪
以誅其當死用德惠以彰其善類作猷在予一人宣
猷在爾衆臣淑慝明而凶人遠邦其臧惟汝衆之力
賢否混而孔壬不戢邦之不臧是予一人姑息不明
有佚罰也。凡諸臣其致告于民自今以後各恭敬爾
職整齊爾位律度爾口至于罰及爾身弗可悔矣。以

上皆告諸臣之辭自篇首至此孔書割爲上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句其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
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
鮮以不孚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句作視民
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
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

作起行往遷也殷在河南故涉河詒善言也誕乃也
亶誠造至也褻慢也既告諸臣乃率民啓行其有不

從者不加督責而徧以誠信告之其民皆至王庭勿
敢褻慢聽其話言也厥民以上史氏之辭明聽以下
盤庚告民之辭前后先王也指祖乙以前諸王之遷
都者承親也保后君感言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
與同感是以莫不先時知備憂患不能及也浮先也
帝乙以前率多河患故曰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
作起視民利干遷居今汝豈不聞先王之事而思念
其奉汝使汝之意惟喜與汝同安不得不遷耳非謂
汝有罪而及于謫罰也予今呼汝來遷亦惟民不得
所利用遷以大遂爾安居之願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
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
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
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今予將以汝遷安定其邦亦猶古先后惟民之承也
而汝不憂我之憂不開心敬意以信感我是不如先
民之保后胥感也非予苦汝汝惟自鞠自苦如乘舟
不濟將腐壤所載爾不信從惟胥沈溺利害若此而

不稽察。後雖悔怒，曷能有瘳。汝不慮遠，以思其災，乃以憂自勸耳。徒知有今，不知有後。試思汝生何在，豈不係于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作不善，以自臭壤。恐小人倚借汝民，造爲浮言，迂惑汝心，是斷絕汝命也。予今迎續汝命于天，一心從上，豈威脅汝哉。用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旬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成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引衆民先祖父所以事先王者戒之亦猶告諸臣
之引舊人也先神后湯也勞猶安也爾先謂民先祖
也丕不通羞愧也言予念先王遷國勞安爾民先祖
予不能勞爾以爲羞愧是用思爾民之心亦然我念
先后安民爾獨不念爾祖勤王乎今耿都陳久圯壞
苟失于政陳壞于茲高后其不乃降重災曰曷虐我

民此我所以不敢不遷畏高后也。汝民不求各生其
生與我同心。先后亦不其降汝。以災曰曷不與我幼
孫同事而作意有差德。自上罰汝。汝何道可免。則汝
當一心從我。亦以畏高后也。又昔我先后既勞爾祖
父。汝今又作我畜民。汝若有戕賊在心。我先后安好
爾祖父。爾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死。則汝當一心從
我。又以畏爾祖父也。茲予有亂法在位之臣。如險虜
姦宄輩。浮言動衆。而爾私備具。王納賄請託。爾祖父
不乃告我高后曰。我孫作不法。有罪當迪正。高后不
其降重。汝則汝又當一乃心。勿信險虜。以畏爾

祖父也嗟夫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是導民之忠也
三代以前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之立教也以享帝
爲仁以奉先爲孝事重死亡而禮謹喪祭所以幽明
同揆人鬼一道故心術純而機變少曉之以鬼神則
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至于後世混元旣鑿造化秘
靈神久不通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訾殷人爲尚鬼謂
祭祀爲矯誣以祖考死不復生亡不復存醜面如蠅
其又何畏于鬼神教化所以愈難刑法網罟所以日
多也故夫子猶有取乎盤庚云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未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
宄鬼我乃劓異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
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未建乃家

告汝不易者卽前告臣以難之意戒使深思也未敬
大恤卽不易也無胥絕遠君民無相隔也分猷念分
君所謀共念之也中公道也設中于心自求其是勿
信浮言也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
心之未定窺行李之播遷顛狂違越不恭上命道路
之間生事倡亂若忽然暫遇此姦宄之人我乃卽時
割劓殄滅無畱養之使移種于新邑也往哉各求生

生勿懼于法告爾不易蓋如此今將試以汝遷未建
爾家爲久安之業孔書斷此爲中篇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
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的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國家再造民生更始故戒民勿戲怠也勉力勤生以
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者申釋未遷之疑也今既遷矣
朕志可知予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
可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
也商之不寧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
功先王爲多亳地依山無水患今耿紀于水是湯降
凶德于朕使之還亳成美績于家邦也民旣蕩析離
居無所定止而爾謂朕何故震動民以遷豈知天意
乎故今上帝將復我祖湯德治及我邦家朕及此時
敬奉生民之命以定久安之居于茲新邑也故予以

幼冲非違衆謀獨行已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卜
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茲光貴之命耳弔
至也詩云神之弔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去聲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
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又呼諸臣戒之也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憂
恤也懋勉也簡擇也相助也言擇賢以助百僚也衆
民也教庶官以敬民也肩任也盤庚自言已不敢任

用好貨之人惟恪恭民之生理養人謀人之安居者則敘用敬禮之鞠養也窮也詩曰毋兮鞠我言窮極其養也羞進也若順也否不順也今我旣進而告汝于朕志之順否保民者朕志所順好貨者朕志所否也詩云邦國若否爲順爲否爾罔不欽體無專貨寶卽欽朕所否也生生自庸卽欽朕所順也用布陳其德于民未任一心久而弗替可也嗟夫天子至威嚴也遷都公舉也聞一二民有間言如疾痛在身汲汲搔雪唯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事雖違衆而能訓之以禮動之以誠知幾知微知剛知柔險膚姦究不

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
三復條理悠暢津津唇吻間言盡而意不絕若神龍
天矯舒卷自然虞夏以前無此語周秦以後不能作
商家一代之鴻章也

高宗彤日

高宗商王武丁也彤日祭之明日儋尸猶周人之釋祭也高宗彤日有雉升鼎耳鳴祖已正其事以訓王史臣卽事命篇今繹其辭觀象論理以明天變當畏不深求附合而凜然使人深思可信斯善言天矣後儒言天牽強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其子之洪範歷歷然甚矣劉向京房輩又從而疏鑿之至于今浸假而廢爲芻狗是誰之咎法忌太察語忌太詳理貴有餘言貴不盡凡事皆然而況天道此篇寥寥五十餘言當世爲高宗所深省若使近代儒臣遇彤日

建白不知幾萬言天道玄遠不在多方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故不測可測非神後世人主遇災求直言極諫而經術不明五行之說勝作舍道旁具曰予聖孰知彤日本多于洪範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構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雉雉鳴按史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鼎耳乃所以異祖已商賢臣祖已自言天道玄遠其

本在君。惟宜先格王心而不正質其事。則不信天道。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按事切理。乃可以訓言天監。見災異皆天人君當畏天也。言下民見天監在民。人君當敬民也。亦欲借言民而不敢斥王耳。典司也。義者生死脩短當然之理。善降福不善降殃。所謂義也。年有永不永。民中絕命者。鼎凝命之象。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爲神器。在祖廟用爲宗器。故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鼎遷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曰。

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雉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所行不順于德。聾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爲聾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聾之象。命所以不求而中絕也。天典義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胤嗣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七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祖已言下民皆天之胤。主器不獨在君之胤也。蓋高宗夢上帝敬鬼神重祭祀而品物溢常數以求親昵于神。故雉有就鼎之象。過豐之戒也。鼎所以烹易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烹以

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爲高宗者大烹養聖賢可也。挫殺過多非所以爲敬。又曰異而耳目聰明納諫受訓所以禳災也。祖已之訓不滿六十言而精深蘊藉天道影響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夫子脩春秋書災異不舉其事語不及神怪與刪書正同學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彤日也。洪範詳于數彤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違。讀者所當深味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戡勝也。黎國卽今山西安府。近紂都。西伯伐而勝之。學者疑夫子稱文王至服事殷商。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爲西伯將伐紂。先戡黎耳。其說近似。然詩云伐密伐崇。則文王也。采薇命將出師。則文王也。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逮王季至文王父子。祖孫積德百年。九州之衆。已有其六。處此亟重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已。紂疑則君也。君不明。小心服事。臣不敢不忠。至崇人密人黎。

人則寇讐也。欲晏然坐而納侮，以爲至德無是理矣。處豐隆之時，欲四字蕭然不動，一兵不戮一人，不伐一國，以全至德，亦無是理矣。而後世遂謂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本紂命又非也。按史紂囚文王，姜里散宜生輩賄紂，紂釋之，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夫紂力不能囚文王，則已旣囚之，得美人寶王，洛西地爲利，幾何肯以此釋累十世之大敵，釋之已過望。又假以大權，命之征伐，紂非昏庸之主，而猜狠之主也。誠如諸臣計甚拙，當時何以得售竊意，西伯之得旣，其必有他，而薦賄納地，後人緣飾以盛紂之貪淫耳。周之

興于西土久矣稱舊邦長于諸侯爲西伯自季歷已
然方伯專征伐于古無聞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曰
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孔孟之言古今
通誼爲人臣者焉得有專征伐之事世儒旣爲西伯
周旋云出自紂命又爲征伐周旋云紂賜弓矢詩咏
彤弓旌武功非賜征伐也漢儒附會以昭雪聖德而
其究反爲亂階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彤弓稱方伯搢
亂天下皆以西伯爲口實借尚書春秋爲資斧是誰
之過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豈非經術不明儒

者之罪與。或曰：若是文王何以爲至德？曰：所謂至德，非他人情而已。人情所當然者而能然，則爲德。人情所不能者而獨能，則爲至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尚思快意，況西伯有天下之二乎？遭獨夫之主，虐使囚繫，爲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能人之所不能者哉？更欲其不伐一國，不稱西伯而後成至德，則爲文王者，蚋而後可者也。故書錄戡黎，誌商所以亡也；祖伊忠告無愧，微子國之將亡有如祖伊；微子者而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爲紂耳。牧野之事，何怨于周？

西伯既歿，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助，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祖己之後，天子呼紂也。訖，近也。言命不久將絕也。格人，通達事理之人。先知禍福，是卽元龜也。不敢知吉者，知其不吉，畏紂不敢言也。不有康食，天時飢也。不虞天性，人心玩也。不迪率典，教化衰也。我民商

民也曰者述民怨紂之辭擊至也。大命曷不至欲其
速亡也。今王其如台。民言紂無如已何也。乃罪指紂
之罪也。多參在上言罪狀多端。上通于天也。凡言命
者人事脩而後責天。如孔子言天喪斯文。乃能責命
于天也。商周不並立。成敗不兩利。周興則殷亡。殷之
卽喪。指視周之功。而知其無不戮及殷邦矣。故孔子
刪書不敘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
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
不取唐虞而上三代。而下有如文王之爲人臣者。無
有哉。故夫子謂之至德。學者不必更爲之辭。

微子

微國名未詳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
未知是否子爵名微子名啟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兄
母先爲妾生啟與衍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
比干皆帝乙諸弟而啟賢箕子勸帝立之太史以啟
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大師比干爲少師
紂以箕子嘗欲立微子銜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
師曰予顛隳箕子亦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微子遂
去紂囚箕子疑其與微子共圖已也向使微子不去
禍且蔓延宗族百僚豈獨微子箕子受禍已邪微子

去紂疑解中外稍安故孔子謂微子仁人也或曰箕
子不亦可去乎曰不可微子先王元子王伯兄不悅
于王而仗義高蹈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繼
之子俱逃欲何爲然則奚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箕
子紂所忌也惟比干無嫌庶幾可盡言故以諫死二
子不可諫故無可死無益于君無益于社稷宗廟死
何爲然則去將奚爲曰爲吳泰伯以企獨夫之自悟
否則從巢父遊以待天下清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
也微子歸周在武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乃
抱宗祏往託之紂以暴亡非周之咎也西伯事殷人

情所難紂死不爲不後何怨于周二子于紂亦已殫
厥心又何負于商周不臣我而賓我國亡而宗廟血
食二子何以死然則書獨錄微子何也殷祀所以不
卒斬在微子微子不去商祚不亡大師少師能行伊
尹之事微子可不去少師死大師奴微子遜商祚不
可留矣今讀其訣別語嗚嗚咽咽千載猶爲揮涕書
標微子誌商所以亡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虛去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

尚書卷之三
民方與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
遂喪越至于今日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奄遜于
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隲濟若之何其

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皆紂諸父言我殷其或者
遂不得治正四方乎蓋驚懼不忍言之辭我祖湯也
定功曰底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于上我今用縱
酒喪德于下言後先不相承也今殷民無小大皆好
爲亂攘不軌之事在位卿士互相師以非法有罪黨
縱罔有秉常得中者小民承風興起未已姦宄相角
互爲敵讐無復綱紀蕩然如無涯之水殷其喪亂遂

至于此蓋是時紂昏淫于酒婦人羣小煽用朝多讒
儉微子處危疑之勢故以敵讐爲憂涉險爲慮曰者
微子再告也箕子比干默不卽對故微子再以已欲
去謫之言我今起而出亡跡近于狂然吾家耆老皆
遜避于荒野我出不亦可乎蓋求二子指教也顛隕
顛隕墜陷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句方興沈酗于酒乃
罔畏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
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
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句出迪句我舊云刻子王子
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答言也王子呼微子也方興未已也罔畏畏
不畏所可畏也弗逆也者長舊人微子所謂吾家耄
遜于荒紂弗而不用也凡祭祀之牲色純曰犧體完
曰牲禽曰牲器曰用莫大于祭祀莫嚴于鬼神今殷
民盜天地祖宗之牲器以相容匿下不畏而上不問
將取食之無有災害其姦宄罔獲類此今神祇下視
殷民所用治者皆然讐聚斂之事召敵爲讐無有已
時上下同惡厥罪惟一民多饑瘠無可告愬相爲讐

故如此。商今其有災乎。我與在職，適受其敗。商若淪
我，寧見囚爲奴，無爲他人臣僕。此我自爲計也。爲
王子計，出遜誠爲迪吉。行順理曰迪。我舊日言立子
實以害子，刻害也。爾若不去，我乃顛隳。然爾可去，我
則不可。各安其分，人各自獻其心于先王，求無愧而
已。生死去留，不必同也。王子行遜，我不能顧。爾畏禍
之深而求訣之辭也。

尚書辨解卷三商書終

尚書辨解卷四

解

周書

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浸衰。夏商已不及。唐虞矣。矧商周之際乎。是故同伐也。商放而周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倨。升階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牧野仗鉞秉旄。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故夫子刪書。敘帝王之事。至于武王。微若有所不滿焉。其論樂。謂武未盡善。論禮。深惜夏商無徵。曰吾從周。從周分耳。而慨焉嗟咨。故知其意有所不滿者。祀宋無傳。二代斯邈。詩書

所載多周公制作家世舊德孝子慈孫誦揚先緒自不容口。儒者因之遂尊周于二代則夏蟲之知矣。謂周年過曆多于夏商夫周曆何能與夏商比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夏亦四百五十八年而桀紂之亡皆以全勝之力抗湯武之師不遇湯武未易亡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而滅西周如振槁平王東遷苟延一綫非有夏仲康殷高宗六七賢君中興之業何稱不亡。至赧王獻地稽首如臣僕不若桀紂錚錚遠矣。東遷式微何異杞宋杞宋脩禹湯虛文東周守文武虛器。一也若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周曆八

百則夏曆千歲商曆千有餘歲矣。嗟夫。武之革命。稍遜禹湯。一代制作。信如周禮。亦似小許。日中則昃。天運固然。聖人無如之何。夫子刪書。斷自周諒。後世無以復加矣。學者讀書。尚論三五。如視諸掌焉。

牧誓

牧紂都郊外。卽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周武王十一年。以諸侯伐紂。師次牧野。此則將戰誓衆之辭。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二聖氣象。原自少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商辭質。周辭多風韻。但不至若僞書。聒聒怒罵。煩複。

尚書卷之二
耳讀者不可不辨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左執金斧右持白旗所以指麾六軍也逃遠也周師西土遠來勞其勤而辨之使進也執鉞秉旄亢厲之狀經首記之不爲無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從武王伐紂之諸侯也御事治事之三卿

也亞旅大夫士也師氏掌以兵守王門亦大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千夫長也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百夫長也庸蜀以下八國皆西南夷近周先附者戈鉤戟也干楯也所以扞衛矛鎗屬三棱曰矛稱舉也戈短可舉故言稱干以遮蔽故言比矛長著地故言立

禮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聖人刪書于帝王升降之跡可否疑似并存以俟天下後世尚論者取裁亦春秋之義云爾竊嘗疑紂之惡盡于不可君天下如誓所言已矣非謂人人可誅也苟不遇文武

未足使亡武王與諸侯順民心弔伐可耳至于庸蜀
羌鬻人非我族類率以攻中國猶不倫況以攻君父
乎舊史錄其實聖人刪書不少諱無亦春秋之志與
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恐來世以爲口實與刪書
之意正同又謂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卽所謂虎賁將帥之
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率衆三百
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
千夫爲百夫亦當率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
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

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又
革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三
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
衆矣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遷史因謂紂兵七十
萬紂悉三州之賦不能七十萬況親戚叛之所謂如
林者多周與諸侯蠻夷之衆耳紂之亡不以寡而寡
助益易亡武王無敵不以衆而與衆益無敵聖人刪
書自直尚論者不可盡信鑿朴亦不可避誣掩真斯
謂之疏通知遠深于書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躬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
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紂之惡始于好內飲酒世主之常而紂遂以殺身亡
天下酗淫之禍甚矣哉肆祀陳設而祭也答報也祭
祀以報本也弗答如箕子所云殷民攘竊神祇之犧

牲牲用將食是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同祖之從兄弟不迪不厚倫也。如囚箕子殺比干之類。六步七步止。齊言六軍整齊竝進。每進六步七步則止而少息也。伐持兵擊刺也。每四擊五擊六擊七擊則止而少息也。少息以養勇也。桓桓勇貌。貔豹屬。逐邀擊也。奔敵敗走也。輕進者敗。殺降者不仁。故戒之。役猶勞也。戒以持重勿趨利輕進也。夫子呼衆將士。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帝王奉天撫人之大法也昔箕子被囚爲奴武王誅紂釋而禮之後二年訪以道箕子授之洪範今讀其書畧無一語反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崇弊勸勉之意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初語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能虛懷延訪故以道相授商亡不與微子祿父同居而遠處朝鮮豈非武王善成其志與遭逢若此以道傳明主以心獻先王若箕子亦文王之流亞也方其與文王并囚文王衍易箕子衍疇其志同文王困

于外而亨于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尤難卒能以艱貞濟于明夷夫子以與文王并贊其欽崇至矣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蓋宇宙萬變其理各自然不易所謂彝倫也其調和中節運量自君心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德脩政舉則宇內事物清和咸理天人協應四海禔福如人身血脉榮衛周流無壅則皇極建彝倫敘大化成而洪範普矣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爲疇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

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著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二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

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
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
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
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十其五也故數不
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
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疇
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
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
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
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

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匹配，所以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卽神禹無能加故。但摹其九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故初一爲五行，以洛書本五行也。一居初，故以五行當之；終于福極者，以善惡之極歸于禍福也。故以九當之，五事脩已，八政治人，五紀法天，以次居皇極之內，所以立極之體也。三德運治，稽疑審事，庶徵占驗，以次居皇極之外，所以達極之用也。總之八者皆所以維極而合爲九疇，九

事兼備則常道得而天下治。九宮布列則天地位而
化育行。箕子之意主于論治不在衍書。後儒專執五
行譚災異則鑿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騭質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箕子乃言曰。
我聞在昔鯀墮因洪水汨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彛倫攸斁。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卽位之十有三年。誅紂後二年也。紂
死既久。乃訪箕子以道。知箕子罔爲臣僕。卒然未敢

叩至是始訪之故曰王乃言箕子乃言也史稱武王
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以存亡之道宜告是
也箕國名未詳今山西大原府大谷縣有箕城未知
是否蓋商之故封今北京永平府有朝鮮故城則周
之封邑也嗚呼箕子云者恐其不言發嘆以自鳴其
誠也騰進也猶升陞之陟扶助之意天生下民冥冥
之中進而陞之輔相調和使各得所蓋民可使由不
可使知正德厚生天實默相人君代天理民得其常
道順其倫類使億兆遠邇清靜咸和無紛爭乖戾是
爲彝倫攸敘苟無條理區別何以經綸天下爲民物

主武王之問卽洪範之大旨也箕子以亡國之臣義不欲答而武王虛懷延訪大道爲公乃肯言之洪範九疇初禹有此書箕子衍之以洛書九宮之數配帝王經世之法洛書九宮無非五行變化其詳已盡于三易禹但借其數以次序九類而謂之疇猶田之有井界也先言洪水者禹敷水土旣平正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之初禹作此以敘彝倫者也其言鯀何也疇兼善惡因禹及鯀朋戒也紂之不善如鯀之汨陳武王聞道如禹之嗣興鯀禹父亡而子得商周君亡而臣得皆天也世儒緣此謂禹治水時神龜負洪範

九疇授禹。按夫子贊易，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易耳。龜有文，合數。聖人則而象之，所以爲神。若實有書，如所謂一曰五行云者，授禹是後世天書之誕。且何必聖人，然後能則之。旣則洛書無一語合數，但填補其目，是何伏羲則圖如彼，其精奧而神禹則書如此，其疏漏也。且箕子亦未嘗明言禹則洛書。學者因九疇漫擬，奈何更加穿鑿乎。鯀墮洪水，汨陳五行者，言鯀不察五行之理，不順天地水土之宜，強用私智，很復自遂，墮高塞下，是亂五行，拂天道也。災變何由弭，道化何由興，倫類何由敘，是所謂上帝震怒。

不昇九疇而鯀所以死者蓋寓言紂也神禹嗣興大
智順理觀天之道相地之宜法五氣之運六府孔脩
庶土交正別生分類大化洪而萬品遂上當天心九
疇乃錫此禹所以興蓋寓言武王以明道之待人而
傳也道莫大于自然自然之謂天順理則治自用則
亂鯀以方命敗族禹以無事平成故孟子曰天下之
言性也故而巳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所無事
也智者若禹之行水卽彝倫攸敘之意蓋五行之道
莫大于順萬物皆本五行而水土居先故因治水發
端天人相與之際舍五行無可據者故爲九疇之本

而初一遂陳五行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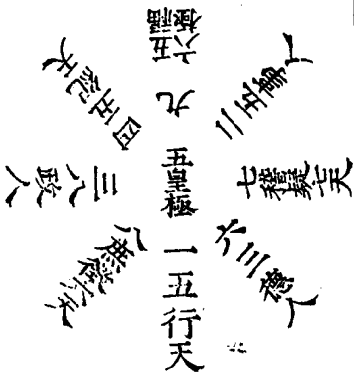
此九疇之綱也。天地之間，孰非五氣。洛書九宮，皆五氣運行而初一獨配五行，是疇固無取于書義之合，但用其數而已。蓋疇所重在一五九，洛書一居下五居上，九居上，故以一當五行，為萬事根本，五當人主，為皇極，居中九當福極，為治亂安危之應，而居上東。

西四隅六位各以天道人事錯列互相維持左三爲
八政人也而東北隅爲庶徵東南隅爲五紀皆天也
右爲稽疑天也而西北隅爲三德西南隅爲五事皆
人也天人交濟以調五氣建皇極脩福而遠凶也五
行不言用次八言用卽用五行也天下萬事萬物皆
五氣之用五事脩身卽次五行居二爲敬用也八政
治人故次五事居三政首民事爲農用也五紀治曆
授時故次八政居四時以人合天爲協用也皇極大
君所以樹表于中八方取則居五五爲中方隅合成
中皇極無數八者咸宜卽極立故建用也三德皇極

所以致治故次極居六爲又用也治有得失惟稽乃
明故次三德居七爲明用也八事有得失天道有徵
應不可不省念故次庶徵居八爲念用也先事有徵
驗究竟有禍福福則當向禍則可畏故次福極居九
爲嚮用威用也夫武王問彝倫攸敘而箕子必推本
五行分爲九疇何也天道五氣運而四時敘歲功成
王者奉承天運故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堯舜所以治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所以敗也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奉天時也故五行者聖人
所以法天時行九疇各爲其類者王者所以調劑萬

品順天道因時宜裁成輔相而偕之于大造所以謂
洪範也

九疇配洛書之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九條皆九疇之目也綱者禹所傳目者箕子
所衍也水火木金土相生之序詳見易大衍之數章
朱子曰五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
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是也潤下五者皆以質言
其用也作鹹五者皆以氣推其性情也水能生物潤
濕而就下火能熟物炎熱而升上木能曲能直隨繩
墨成材金從變革隨範成器土能生物於是播種爲

稼收斂爲穡以致養五行之變不勝窮獨以味言者
味人易辨因味可識性情之微也水初不鹹惟潤下
之極沈聚作鹹火初不苦惟炎上之極焦枯作苦水
純陰火純陽也木與金陰陽二氣雜故木可曲直金
從人革曲直者其味酸酸亦味之雜故木實酸也從
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出冶其臭腥腥亦辛也土
稼穡成五穀味作甘土生百物不必皆甘而五穀以
甘養人故甘爲土正味知五行之味則性情之理與
調劑之宜可類通矣天下萬事萬物孰非五氣之變
所以首九疇而爲初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制音聰作謀睿作聖

五行在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可分析論也經以五行
配五事合庶徵亦就人身五官驗五氣以明天人合
一彝倫攸敘之理非斷然以某事司某行應某徵也
若然則箕子于八政稽疑三德六極奚不皆言五而
爲是參差不齊者邪貌言視聽思水火木金土其次
序既不相合而八政稽疑福極多寡不等按疇索徵
往往不驗儒者恐人君忽天戒遂強爲說不知一不

驗而五皆妄反以襲天而甚世主之疑耳夫天道可
畏惟其不測人心腹腎腸日用萬應孰非五氣第執
貌言視聽思論五行合庶徵亦拘泥不通甚矣箕子
意欲人君脩身克己全體陰陽之德調養中和之氣
視聽言動時思儼若則五德兼體皇極立而參贊之
功成垂洽不生民居協而彝倫敘矣作範本意不過
如此但敘倫則條理次第不得不詳故謂之九疇云
爾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理割裂九疇之
序舉目遺綱一目之綱可以得鳥乎先儒以貌配木
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

之序不相合。或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而言以氣盛屬火。木以肝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合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徵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爲序。何也。自外而裏。由粗而精。貌爲形言。爲聲視聽爲精。而思爲神也。恭從明聰睿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脩。斯儼若矣。言之德從。議論公。斯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擊則昭徹矣。聽之德聰。耳聞則審諦矣。思之

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肅莊蒞則無侮也言從
作又當理則令行也視明作哲見真則無不照也聽
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審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
也五者總歸于敬故曰敬用今以貌有容華屬木或
以爲有潤澤屬水皆可而欲以貌治雨則難以言爲
決斷屬金或以爲宣揚屬火皆可而欲以言治暘則
難以視爲外光屬火或以爲發散屬木皆可而欲以
治煥則難以聽爲內明屬水或以爲收斂屬金皆可
而欲以治寒則難以思主五官土主五行相配亦可
而欲以治風則難有此理不必有此事有此理者神

所造無此事者形所格也。儒者必強附之曰姑以示戒言不由衷非所以說經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爲農用故食爲首財貨卽次之食以養民貨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空司徒司寇古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民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衆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爲本故曰農用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堯之時洪荒初開曆象未正故治曆授時爲首商周之際曆象旣明故五紀次農政歲者正一歲之四時月者定十二月之晦朔日者定一日之刻漏星者五緯二十八宿皆是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舍如日月所會之處爲十二辰也曆數謂自上古至今以後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數曆數明則歲月日星辰無不正彰往察來可坐而致所以爲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知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披遵王之義。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

洪範之旨貴寬平豁達而惡夫硜硜刻削者羅八荒以爲度攬九有以執中故能容蓄萬品調燮庶類所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蕩平正直不足臻此治本在君身故九疇之要在皇極而言之獨諄八者皆所謂保極皇則八者之所待以錫極也皇大也君也詩云皇矣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極至也易曰至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加也極心爲中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喜

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虛自然之名故易有大極
極卽中中斯大天子爲世教名物宗主大建其道無
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
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其願卽不謂之極大公至
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
有極斂崇高富貴之福以經世宰物敷施此極于庶
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共保此極詩
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
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也民于極而錫
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爲洪範

也。天下無淫朋在位，無比德。惟以大君之極作極。此之謂君錫民極，民保君極也。凡厥庶民有猷，以下所謂斂，是五福錫極于民也。蓋其蕩平正直，舍洪翁受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昵之私，而恩無不溥，有旌別之明，而量無不容，所以皇極爲洪範樞紐也。言皇極而及福，何也？太平無象，天下禔福，則皇極備。皇極者，無爲無成，八疇列，斯皇極建。八疇時敘，卽皇極功成。故五事八政三德，皆所以脩此極。而皇極不自營，庶徵稽疑五紀五福六極，皆所以成此極。而皇極不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虛中無用。故自君子民見。

極之錫焉自民于君見極之保焉于上下大順一世
同風見皇極之建焉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又有
五福六極何也極在中五則斂爲福陽九過亢得則
爲福失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
九則亢悔故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
皇極則斂時五福矣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得一于
此君則念之卽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于惡此中材士
也用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以教
之曰予有美好之德夫攸好德君之福也寬柔以教
人亦勉于德是汝錫民之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

易之言泰也亦曰包荒利用馮河朋亡得尚于中行
卽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者謂康色爲其人自薦則
錫之福亦太濫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
者邪蘇子瞻引唐武則天令百官百姓得自舉爲証
豈可爲不易之典常乎齒及武氏尤不倫矣勿虐瑩
獨善雖窮必錄也勿畏高明不善雖貴不私也如是
則凡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皆得進于上衆正向用
世風丕變邦其昌盛矣凡人君欲正人必先使之富
足方可責以善道汝弗能使之衣食饒足俯仰得所
美好于其家是人救死不贍斯懼于其辜矣皇極之

主所以當容保民無疆于有能有爲者不可不亟錫之福也若濫及私人彼無好德汝雖寵昵而淫朋比德敗壞汝極其作汝用咎耳美哉皇極執中無爲好德錫福而天下順治上無刑戮之加下無淫比之俗家皆樂利人皆可封斯王道之極已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誅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憎是謂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大虛天子懋建中和

而會其有極可以錫民矣天下遷善不知而歸其有極相與保極矣斯言也是曰皇極之敷言蓋疇莫大于皇極故言莫詳于敷極此彝常之理是爲大訓上帝所以錫禹者我不過敷衍于其帝之訓耳豈獨君當訓行庶民于此敷言能訓能行則錫君保極受君之福以親近天子之光輝若爲天子者能訓行之則可以作民父母人皆尊之親之以爲天下王矣曰猶若也更端之辭武王之伐紂也殺伐用張箕子欲濟以寬和故言錫福所謂而康而色作民父母卽詩云豈弟樂只以易其維揚之武而綏之以中和也故武

王韜弓戢矢歸馬放牛過劉偃武惟日不足夫亦有
感于箕子之訓也夫此皇極建中之旨而朱元晦謂
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寬廣
其弊必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顛
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
六經論道天地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
慮皇極之太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
數五位中純體卽中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
中無象中者聖人之事故曰從容中道聖人也非可
以中爲一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

字則遺左右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子莫也子莫執中無權堯舜允執中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立反立執而權無執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無過不及者立也一定不移之象中無象不可以一定求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而中無不在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愚不肖之間擬議摹倣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卽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

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五。以疇則八者之心。心卽中也。八者敘而中在。如土旺四時。四時行而土在也。堯文思安安。允執厥中。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爲中。故中者天道不言之則。聖人無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乎過不及之間。求也。漢唐之主優柔姑息。尚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皇極。憂寬大之爲累。是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管闚天也。以道言則易有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之爲君是也。是謂皇極無過不及不足言也。餘詳禮記中庸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必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

皇極居其所無爲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位
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正直仿
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者渾
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者以奮發勝
柔克者以含容勝也平康之世行所無事正直而已

遇彊梁弗友順者剛克以剛治剛也遇變和友順者
柔克以柔治柔也資性沈潛者頽靡不起剛克以矯
其柔資性高明者激昂不平柔克以濟其剛參和不
偏所謂三德也然亦有辨剛者君道柔者臣道君彊
而臣變君高明而臣沈潛德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
福享有珍奉以別于臣也臣而效之則敗家亡國之
道在位之人反側頗僻則民皆習爲僭忒此尤用剛
柔者所當辨也詳箕子之意常人柔順可用剛不可
過用易道亦然可以參伍觀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騫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疇至七八而脩身立政之事備矣聖王以爲萬有不
同之幾事欲諧萬有不齊之人情亦難矣惟鬼神無

心可以服人于是乎有卜筮是非可否素定于衷而羣疑未釋衆志未同借此決之故五事八政皇極三德脩而後及卜筮庶徵則疇之所先可知也後世以卜筮爲易道因盤庚洪範武王周公誓誥皆言卜而不知其爲默順羣情開愚蒙神道教之微權也豈其德政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乎筮法詳見周易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識龜灼以火察其雨霽蒙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著策四營十入變之法蓋易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無關於理而物依人重衆人信之卽以爲羣情之符聖人因民用

亦用之則以爲聖人之器云爾。非若五行五事八政三德互古不易也。九疇用之以協羣情接鬼神。疏疑滯極致其彝倫之敘而贊成皇極耳。然五卜獨言龜何也。疇本于書。書龜也。故但言龜。左傳謂著短龜長周禮又謂先筮後卜。周禮左傳皆後世之書。然謂先筮後卜近之。蓋筮本易而龜于易遠。惟貞悔合易而其說雜緯。故孔子譏居蔡秦漢以後廢而不講。商周之季龜爲政。箕子因以敘疇也。稽疑者明知事理當然而羣議不協。故借卜以謀于鬼神。定猶豫非本茫然無據。徒徼倖于鬼神爾也。卜人司龜。筮人司策。有

卜筮則命之擇建者擇諳卜筮之人建立之也或曰
擇至公無私者然則必義文周孔而後可矣曰雨以
下五者皆龜兆之象有濕潤爲雨者有開明爲霽者
有昏闇爲蒙者有聯絡爲驛者有相侵爲克者有吉
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恆吉
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
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
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又以雨霽蒙驛克配水火
木金土雨霽蒙近似而驛克殊不似卽五行五事庶
徵稽疑似而他疇不似決非箕子意矣稽疑有七卜

用雨霽蒙驛堯五者而占止用貞悔二者衍而推之
以考其差忒蓋占事與龜兆雖多要不外吉凶兩途
耳掌上筮者非一人有疑再三卜或吉或凶從其多
者如二人同一人異則從其同也下文云謀及乃心
卿士庶人同多則吉少則凶卽此意而或者謂筮卜
必立三人又謂龜有三兆卦有三易皆附會之說國
家大疑未有不先斷于心者故謀及乃心情形理勢
灼然已審然後以已所謀者質諸在朝卿士大夫以
卿士大夫所謀者內參諸已如是亦審矣猶恐國人
不同乃以所謀于朝廷者參諸邦國庶人夫謀及庶

人可無不明之疑然羣庶人而謀又其難調之口故必質諸鬼神問諸卜筮豈卜筮之謀的然可據勝于已心與卿士庶人乎非也亦惟以決嫌疑定猶豫誘羣蒙齊物議耳皇極之主五事脩三德備八政舉君臣合德上下同心猶必稽之卜筮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是以已心可龜筮亦可卿士庶人亦可人神協應謂之大同不獨身康彊子孫亦逢吉若已心可龜可筮可卿士庶民不可則是已心見信于鬼神而或不信于人爲之亦吉卿士可龜可筮可汝心不可庶民不可則是卿士大夫所謀合于鬼神從卿士爲

之亦吉。庶民可龜，可筮，亦可于己心。不可，卿士亦不可。則是庶民所謀者合于鬼神，從庶民爲之亦吉也。凡此三者同多而異寡，故皆吉。如己心可，龜可，筮不可，卿士不可，庶民不可，則同異半。作內事吉，以己之所可合于龜也。作外事凶，以卿士庶人所不可合于筮也。吉凶亦半也。如龜不可，筮又不可，雖己心與卿士皆可，而謀不協于鬼神，無論事非，卽是亦當且止。是天不欲成就其事，而羣情已疑，所謂止或尼之也。靜則雖否亦吉，作則雖是亦凶。正聖人所以諧羣情，定大謀之道。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

論卜而已讀者不可不察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武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替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後世言災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天地以內，莫匪人物，物徹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貫通三才，其精靈發竅于人，故宇內天喬飛走木石瓦礫無一不與造化通，而人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中，其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純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意。故天地一闔一關，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違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踐形盡性，以法天。惟天子父天母地，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易。聖人爲天子，則敬五事，又三德以措之。八

政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一民一物不戴德湯和四
時序三光調風雨寒暑莫不順成此豈聖人形氣能
主宰天地豈天地精神倚辦于聖人蓋天子中和建
極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品類無不敘五氣之行得以
順布而無壅闕之者五材之生得以遂養而無戕賊
之者是以乾坤清寧上下奠位如家人妻子兄弟內
外大小恩誼隆洽則父母亦底豫矣反是不肖之主
酗淫頗僻德政不脩百姓受害怨毒塞于兩間恣睢
暴殄五材銷索五氣淫癘以致風雨不節四時失序
日月晦冥山川崩竭父母雖慈和而一家睽離欲無

震怒不可得已。此明白自然之理。非必屑屑然求其類應。亦何敢泄泄然玩其爲無有也。蓋天之蒼蒼。氣耳。氣之浮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應。欲恣睢放易。謂無是事。而事忽響至矣。故聖人中和位育。有必至之祥。昏主得罪天地。有必然之殃。天人同體。豈得謂災祥一毫無與于人人。備五氣。豈得謂善惡一毫無與于天。玩者忽而不信。拘者比而不合。故夫達天人難也。然則箕子以五事配休咎。又何其拘邪。蓋天地旣與人通。人主精神旣與天通。觸類推

求其理固然乃所謂彝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卽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卽致雨不肅卽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言視聽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也。人主之心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心思也。善則天下受福而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不足以動天下。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卽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應自然之理也。然則又有不應者何也是曩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詩云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如謂無徵則天與人漫不相關而天道頑冥不仁必無之理也如謂一一求徵則天爲人役而神爲定局亦必無之理也是以百家伎術星相卜兆謂爲無之而時亦奇中謂爲有之而萬無全獲故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行可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苟禍福之數皆整齊截一則皆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庶徵者所當知非無是烏有之謂也大抵人主至于皇極建德政脩人神協從然後可言庶徵則庶徵之于九疇後矣而較之卜筮亦爲後矣世主忽人事譚苗異不

倒置乎雨暘燠寒風或分春夏秋冬以配五行夫五者之來無日無之豈春獨雨而夏獨暘非也且風何必獨主土尤非也時謂歲月日時五者來備以下雨暘燠寒風之徵王省以下時之徵來備各以其敘言五者皆有而不過也庶草蕃庶則百物可知此休徵也過則極極備言過多也極無言過少也二者皆凶咎徵也休以其時也咎以其恆也徵謂以人事爲主五者爲驗也休徵者五事脩五氣以時應咎徵者五事失五氣以極應也若順也貌恭肅有洗滌方新之象在天當爲時雨以順之時雨則萬物洒濯一新是

亦天象之肅恭也言從又有熙明整飭之象在天當
爲時暘以順之時暘則萬品宣昭是亦天象之乂治
也視明昏有通融爽快之象所謂智者樂也在天當
爲時煥以順之時煥則陽氣通暢亦天象之明昏也
聽聰謀有嚴凝靜密之象所謂安靜能慮也在天當
爲時寒以順之時寒則陰氣沈靜亦天象之聰謀也
思睿聖則有洞虛四達微妙玄通之象在天當爲時
風以順之時風則周旋上下無微不入亦天道之睿
聖也此爲休徵卽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廡聖人位育之能事也反是則爲五失狂及靡如人

病狂容貌不脩則時雨之徵反爲恆雨以順之矣
儻反又亂而不治則時暘之徵反爲恆暘以順之矣
謹反昏昏者英銳而豫者優柔則時燠之應反爲恆燠
以順之矣
急反謀謀者從容而急者躁擾則時寒之應反爲恆寒以順之矣
蒙反聖聖者通明蒙者晦塞則時風之應反爲恆風以順之矣
此謂之咎徵所謂極備凶極無凶也
然極備極無謂之恆何也
五事五徵旋相爲用非主一偏勝也
如其可以偏用則豈休徵之肅致時雨而或少時暘咎徵之儻招恆暘而或無恆雨乎
餘可知也
五徵此極備者卽是彼極無五

事此能脩者卽是彼兼成未有耳不聰而目獨明貌不恭而言獨又貌言視聽失德而心獨聖明者或曰雨暘五者不可以恆肅又五者恆何傷夫肅又五者亦迭用也貌有時肅亦有時不必肅如見賓承祭則肅又黨無容燕居無容則不必肅耳目心思皆然大畧肅又二者相濟視聽二者亦相濟雨濟暘濟雨煥濟寒寒濟煥故時也人肅恭必寡言多言必舒散專謀者常瞑目專視者常錯聽故暘亢而時雨雨集而時暘煥盛而時寒寒冽而時煥雨無暘則成恆雨暘不雨則成恆暘煥寒亦然然則休徵之時以五者

參和咎徵之恆以五者偏勝也則夫肅又愆謀聖又豈偏舉者哉故不當肅而肅則肅卽是狂不當又而又則又卽是僭不當愆而愆則愆亦卽豫不當聖而聖則雖聖亦蒙蓋狂者亦自以爲聖僭者亦自以爲又豫急蒙者亦自以爲愆謀聖也是以五事同而得失異故五徵同而時恆異也時暘而時雨自覺雨降而萬物起色肅肅如也久雨不止則浸淫汎濫爲狂而已時雨而又時暘自覺開霽而萬類整齊又又如也久晴不止則百物萎槁蒙茸爲僭而已時寒時煥則陽氣達而金石亦透愆無不察也恆煥不止則桃

李冬華緩而不收爲豫而已時煥而時寒則陰氣凝
而生意隱藏謀無不精也恆寒不止則九夏飛霜當
生而殺爲急而已時風而風則導鬱疏滯變動鼓舞
是謂聖矣久風不止則飛砂伐木昏霾四塞反成鬱
閉如人儻忽變詐精神疲勞昏氣勝而靈性死爲蒙
而已故五行合而爲天道五事合而成至德聖以時
措而極以中建曰時曰恆兩言蔽休咎之理箕子之
說本自融通俗儒割裂分配虛誕不應豈其疇本旨
哉曰王省以下皆曰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
統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輔王如歲

之有月其休咎分王十二分之一師尹衆官之長如
歲之有日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分之一蓋職有
尊卑責任有大小要之歲雖大而除月日亦無歲君
雖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脩
省協共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一歲之中
歲統月月統日四時順序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變
易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
脩明以賢人則顯用國家平康此休徵也有如日不
順月月不順歲氣候顛倒百暘五者失時變易是王
卿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

賢士則隱微國家不寧此咎徵也君卿士庶尹所以
貴交脩至于庶民雖賤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
謂星也彼其欲惡難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箕
之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箕本東方木宿
而風爲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畢本西方金宿而雨
爲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各好其所尅也又箕以簸
揚風象也畢以漉魚水象也其類亦相應民心有欲
亦猶是耳民以所欲待于上星以所好待于日月故
日月亦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冬夏者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
角西至婁爲黃道卽中道也黃道北爲黑道者二黃
道南爲赤道者二黃道西爲白道者二黃道東爲青
道者二通爲九行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
去北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則爲冬至北行至東井則
爲夏至中行角婁則爲春秋分此日行也月立春春
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
夏至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按之黃赤白
黑云者以方色名之非天真有道道真有五色也日
月行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

之所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獨
言月者月陰精而風雨陰氣也不言日者日爲陽主
月與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日不言從也星雖微日
月不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微王卿士庶尹不以所
好從之亦如星能爲日月之咎故念庶徵者尤不可
忘民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如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九言福極爲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則禍

福爲尤後矣。然必銷患蒙福，乃謂彝倫統皇極，建天人應而成洪範也。蓋王者敬五事，又三德錫皇極，則五福自備。壽本于天，故最先。養生次之，故二曰富。無患難，又次之。生而爲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考成以終天命，得正而斃，無所虧辱，又次之。由五而上，似緩而要，好德考終，士君子之所謂福也。自一而下，似要而緩，壽富康寧，衆人之所謂福耳。五者合而君子衆人之福全，苟以富康寧爲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得。如以好德考終爲福，則羣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五福，君可錫，民可保，無人不徧者也。蓋陰陽和，則民

多壽農政脩則國多富福極錫則康寧五事三德敬
又則攸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來也
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疾病不康也多憂愁
不寧也困于財不富也生爲不善之人無攸好德也
羸弱無強幹之力如禮王制云跛躄侏儒之類體有
虧欠不成考終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脩必五福備
則仲尼不窮而顏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
跽不飽而夷齊不餓矣故疇惟敘其倫耳福極未可
經經論而五行庶徵未可區區合也福言五而極言
六者五爲中數六過五爲極則凶故極不可過也九

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過六則亢而有悔故五爲陽而六爲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洛書之義也

尚書辨解卷四終